

草根伶人的情义坚守

——安徽省歌舞剧院大型舞剧《徽班》观后

于 平

舞剧《徽班》演绎的是一个旧式戏班的故事。确切地说,是这个戏班中人戏外的故事。因此,看舞剧《徽班》,千万不要去联想“三庆”“四喜”“春台”与“和春”,也不要指望能看到程长庚、杨小楼或余三胜。在编剧许锐和总编导王舸看来,“徽班”之所以是徽班,之所以值得在今天旧事重提,恐怕不仅仅在于它作为京剧之源头的活水的荣耀,更在于渗透、濡润在徽人血脉中的某种精神,比如讲道义重诚信的徽商,比如言必有据且孤证不定论的徽派朴学,当然还有眼前这个用“义薄云天”来诠释“戏比天大”的舞剧《徽班》。毫无疑问,舞剧《徽班》演绎的是一段“乱世危情”,但舞剧却用一块题写着“盛世和音”的巨匾来作为“徽班”的情境象征。虽然舞剧故事的演绎既非“盛世”也无“和音”,但题写巨匾的颜体楷书却于字义之外弥散出端庄敦厚的凛然之气。或许这武生和花脸在戏中总是扮演着关羽与周仓,使得这凛然之气与那“武生”投足间的英姿豪气、与那“花脸”周宇间的侠胆义气交融贯通,于是我们看到了草根伶人们在“乱世”中的坚守和“危情”中的坚毅。

与传统包公戏中一味地呼唤清官又一味地慨叹“清官不再”不同,舞剧《徽班》虽扮关公其人却不演关公其戏。因为是要演绎戏班中人的戏外故事,在武生和花脸之外,舞剧精心选择了两位“戏迷”入戏:一位是爱扮“男旦”的师爷,一位是愣充“少爷”的徽女,并

且这两位痴迷的都是戏中关公、戏外武生的“武生”。我一直认为,舞剧结构重要的和首要的是结构人物关系。《徽班》的人物结构是以武生为轴心的结构,但仅围绕着这“轴心”去“痴迷”,那《徽班》就难免与时下常见的舞剧相似,不是因情生戏,而是为戏造情。舞剧《徽班》在围绕“武生”结构人物关系之时,深入发掘了师爷和徽女这一对立面人物的内涵,即面对官府师爷的这位英俊“少年”(徽女),其实是面对腐朽制度发出呐喊的“革命党人”。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结构人物关系对于结构舞剧或者说对于结构舞剧剧情的重要意义。师爷和徽女的任务设置及其关系设定,对于舞剧《徽班》而言至少有三个意义:一是不露破绽地将舞剧故事投放到一定的时代背景中,二是不露痕迹地将舞剧人物投入到一定的日常生活中,三是不露声色地将舞剧性格投身到一定的人生境界中。可以说,结构人物关系是舞剧《徽班》成功表达诉求的一种重要手段。舞剧《徽班》想表达的“诉求”是,草根伶人的伟大或者说值得我们从内心去尊崇的东西,恐怕不仅仅是“戏比天大”的行业道德,更在于身体力行地去践行一种饱浸戏中、漫溢戏外的文化精神,一种既是“徽人”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一种既是凝聚力也是公信力的民族精神。这便是“义薄云天”。

实际上,舞剧《徽班》诉求的主题或者说倡导的人生境界是由武生和花脸来呈现的,而师爷与

徽女则是不断深化主题和提升境界的推进器——是二者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以及两人与武生不可逆转的关系推进着舞剧戏剧性的滥觞、涌流、澎湃和崩裂。因此,舞剧《徽班》的演绎成为两条线索时而分列,时而穿插、时而并行、时而纠葛的“复式结构”。舞剧虽然不分幕不分场,但“复式结构”的每一次交替,就将剧情向高潮推进一步。从“复式结构”的交替面对官府师爷的这位英俊“少年”(徽女),其实为腐朽制度发出呐喊的“革命党人”。

虽然是说戏班中人的戏外故事,但故事的主角毕竟是“戏班中人”,只是舞剧《徽班》想说的“戏班中人”是名不见经传甚至也不见野史的草根伶人。许锐和王舸因此也不想为舞剧的人物命名,仿佛就手从“草根伶人”中拎出一武生、一花脸截在了舞剧中。许锐说是在采风时为他们“爱不释手地摸着‘混饭吃’的行头”所感动,王舸则执著地要与那“一张张‘臭皮囊’里的点点星光”去对话。许锐有一段话说得好:“真正伶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在戏台上扮演着历史上的大英雄,扮着扮着就演成了自己……在别人的角色里,他们唱的是自己的心声”。“扮着扮着就演成了自己”一

舞剧的主要角色武生、花脸、师爷和徽女为三男一女,并且诸角色是以武生为核心来扭结。这一方面可能会使舞剧的语言风格过于刚劲,一方面又可能会使舞剧的“可舞性”大大削弱(因为舞剧“以女首席为核心结构人物关系”的通例就包含着对舞剧“可舞性”的考虑)。但事实上,舞剧《徽班》不仅不缺“可舞性”,而且极大

地开掘了“心灵的可舞性”并极大地提升了“可舞性的境界”。张艺谋帮助谋划芭蕾舞剧《大红灯笼高高挂》,很看重“故事里面有京剧”;舞剧《徽班》看重的是“徽剧里面有人生”,重在挖掘“观赏性”中积淀的“思想性”。正因为立意深远,舞剧《徽班》才不去刻意渲染武生与花脸的语言风格对比,反倒是通过师爷和徽女的性格定位去强化“有思想的观赏性”,去深化所谓“长于抒情,拙于叙事”的舞剧艺术的“形式的意味”。师爷的“男旦”定位,无关乎当下对同性恋者的宽容,而是对那个腐朽官府内质的象征;而徽女作为“革命党人”,不仅为舞剧语言的风格构成添加了气象一新的笔触,而且改变了韩再芬《徽州女人》留给我们的“徽女”形象。

如果说戏班中人的戏外故事,但故事的主角毕竟是“戏班中人”,只是舞剧《徽班》想说的“戏班中人”是名不见经传甚至也不见野史的草根伶人。许锐和王舸因此也不想为舞剧的人物命名,仿佛就手从“草根伶人”中拎出一武生、一花脸截在了舞剧中。许锐说是在采风时为他们“爱不释手地摸着‘混饭吃’的行头”所感动,王舸则执著地要与那“一张张‘臭皮囊’里的点点星光”去对话。许锐有一段话说得好:“真正伶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在戏台上扮演着历史上的大英雄,扮着扮着就演成了自己……在别人的角色里,他们唱的是自己的心声”。“扮着扮着就演成了自己”一

句似乎“言不逮意”,但那意思倒也明白,说的是“戏班中人”扮着扮着就真把自己扮成了“戏中人”。写到此,我有些感动:为那些历史上活跃在戏班中的草根伶人,也为眼前王舸、许锐们的思索与对话!我忽然觉得,这部舞剧叫《徽班义伶》可能更为切题。

在今年陆续新创的舞剧中,《徽班》无论在思想性的求索中还是在形式感的建构上都称得上是优秀之作。对于这样一部作品的问世,在当下还会引发我们对其创作生产机制的思考。在我的印象中,第一次看的安徽省歌舞剧院的舞剧是《冬兰》,是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追随吴晓邦攻读“舞蹈历史与理论”硕士学位的1987年;第二次知道该院创演舞剧《厚土》,是我在主持北京舞蹈学院院务工作的1999年;这一次该院创演《徽班》,是又一个12年之后。也就是说,安徽省歌舞剧院的舞剧创作激情是12年一喷发,不仅沉着而且执著,不仅坚韧而且坚挺。此次《徽班》的创作,对于编剧许锐和总导演王舸的选择应该说还是慧眼独具的。

如果说对舞剧《徽班》还有什么进言的话,我认为还是可在“密针线”上下功夫:一是在人物关系的扭结上“密针线”,二是在戏内戏外的转换上“密针线”,三是在性格成长的攀升上“密针线”,四是在动态语言的编织上“密针线”……我相信,有了上述“针线”细活,对于主角已立、头绪不繁的舞剧《徽班》而言,将会有一个更大的跨越。



中文版音乐剧《妈妈咪呀!》剧照

让传统文化的种子“种下去,长出来”

——观神话舞台剧《精卫传奇》

胡 薇

今年5月,由中国木偶艺术剧院创排的神话舞台剧《精卫传奇》进行了首轮演出。此后,经过了几个月的完善和打磨,重新编排的群众场景,但遗憾的是莫凡未有将士兵操练和宫廷舞技的场景音乐发展成可以独立演奏的音乐会曲目。庆典中赵武作陪,程婴寄宿为屠府门下食客,后决定透露身世,赵武艰难决定复仇并因伤势过重死去。

值得一提的是,剧中程婴和赵武的每个决定背后都被赋予了纠结的思想斗争。全剧立意着力于“宫廷争斗”,强调争斗“胜负”决定了历史“对错”,赋予这个大众喜闻乐见的历史传说独特的视角。剧末,失血过多的赵武眼前一黑,犹如暗夜,喊道“我看不见”,辅以贯穿全剧的公主与程婴妻《天黑黑地黑黑》二重唱,造就出历史题材剧中屈指可数的借古喻今的意味。

很难想象,文质彬彬的莫凡在音乐和剧本中都表现了如今少见的胆大和犀利,强势而令人信服。即使褪去针砭时局的精神,相信莫凡的《赵氏孤儿》能像褪去宗教和政治色彩的普朗克《加尔多罗会修女的对话》一样,在歌剧经典中占据一席之地。

加以全新的解释,颇具匠心。

首先,主创们通过赋予精卫的填海行为以新的动机,进而将古老神话的原始主题,替换为一个富有现代意味的全新主题:精卫为了种子的生长、恢复万物的和谐以及人民的幸福牺牲了自我。而这一对于故事素材核心内容的改变与升华,正是令本剧从一个古代神话蜕变为一部颇具现代意识的儿童戏剧的重要基础;也是令精卫从传说中的那个因“溺而不返”而“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的怨灵,转变为一位执著、勇敢、积极乐观的正面主人公的前提。

与此同时,剧中对于主要人物关系的设置和处理,也是使精卫的崇高行为没有显得过于抽象和拔高,而是拥有具体而微的心理依据。比如,全剧着重刻画并突出了精卫与神农之间的父女亲情,正是出于对父亲最真挚的爱、体谅与眷恋,精卫才具备了完成一系列勇敢行动的勇气与信念。因为,她的根本目的是极为朴素和简单的:保护好父亲历经艰辛找到的种子、完成种子“种下去、长出来”的心愿,只有当人们安居乐业的时候,自己才能和父亲相

聚。而就在这看似简单的人物情感表述中,潜藏了一种父女间精神上的沟通与继承;也正是有了父亲的言传身教和影响,精卫才会在危难中表现出超越年龄的智慧和勇敢。或许,这种表达也能促使那些带着孩子来看戏的家长们思考和行动。

此外,与以往儿童剧中常常传达出的正反斗争所不同的是,本剧没有设置敌我阵营、正邪双方,甚至作为与精卫对立的一方、拔掉了定海神针的红脸蟹,也只是一个被惯坏了的、任性的孩子。他的行为,并非是本性的邪恶,只是出于任性、贪婪和无知,所谓的“坏”,也是无心之过——为了拥有陆地上“好吃的甜甜果”和“好看的花”,让他们“跟我们去海里玩”。如此,“敌人”也可以被宽恕、改变和教化的。可以说,全剧藉由精卫与其他人物的关系和互动,得以迅速地推进和转折。也正是她面对困难时,对于个人得失的不计较、不抱怨,积极寻找解决办法的行为本身,最终感动了红脸蟹而使其主动认错并帮忙的。这种设计,不仅得以刻画出精卫的无私和宽厚形象,而且有益于孩子们在自己的生活中

尽管中文版音乐剧《妈妈咪呀!》的宣传造势已经做得相当到位,但是没看之前,笔者还是怀疑: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这部英文版歌剧翻译成中文版能好看到哪里去?可是,当坐在被装饰成浪漫小岛的北京世纪剧院的剧场里时,《妈妈咪呀!》的音乐一响起,笔者就禁不住被其美妙所吸引,从不以为然转为专心致志。尤其后来看到,剧中的妈妈与旧时闺蜜大跳舞蹈时;妈妈深情歌唱,为女儿苏菲穿上婚纱、梳理秀发时;妈妈与昔日爱人在女儿的婚礼上再次相拥时……几乎每一个场景都能令笔者兴奋、快乐和感动。尽管演出结束后,刚走出剧场不远的笔者被突如其来的大雨淋成了落汤鸡,但被快乐浸染的心情依然舒畅。

所以,8月14日晚,看完中文版音乐剧《妈妈咪呀!》北京首演后,笔者认为:中文版音乐剧《妈妈咪呀!》不仅好听好看,还是一次令人愉悦的心灵之旅。

音乐是音乐剧的灵魂。自然,评判一部音乐剧是否成功,首先是看它有没有动人的音乐。据说,在世界流行音乐史上,来自瑞典的阿巴乐队是仅次于披头士乐队的最负盛名的乐队。在他们名声大噪的年代,付不起钱的澳大利亚演出商曾用小麦来向瑞典购买阿巴乐队唱片的版权,而同样付不起费的捷克斯洛伐克演出商用的则是皮鞋。歌剧《妈妈咪呀!》就是以阿巴乐队歌曲串联起来的一部音乐剧,多是阿巴乐队排行榜单歌曲。如此,这样一部已有13个版本,引发了全球300多座城市数千万观众共鸣的成熟的音乐剧,中文版的演出成功选择演员是关键。

据了解,从2010年8月开始,《妈妈咪呀!》团队就开始在中国进行了长达半年的选角工作,吸引了内地及港台地区各大院团的专业演员报名,更吸引了活跃于美国百老汇等地的国际知名音乐剧华裔演员前来面试。

最后,剧中女儿苏菲一角由来自台湾的张芳瑜饰演。她个头不高,长相并不出众,但拥有无敌的甜美笑容,自然的台风及微带台湾腔的普通话,都让人想到好莱坞制作的动画片中的女主角,可爱又亲切。当然,最讨人喜欢的,还是她那纯净又饱满的音色,透彻听者心扉。妈妈唐娜的扮演者田水为国家一级演员,其话剧表演经验丰富,参演过《初恋50次》、《双面胶》、《罗密欧与祝英台》等多部话剧。令人惊讶的是,一个话剧演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舞台剧《精卫传奇》剧照

进行效仿。

由此,经过主创们调动所有的舞台和技术等手段,内外兼顾地精心改造和包装,《精卫传奇》彻底地从“精卫填海”的老故事框架中脱胎换骨,被赋予了全新的内涵,成为了一个老少咸宜的关于信念、勇气以及成长的传奇励志故事。而因它从神话故事着眼、注重小观众的欣赏兴趣,以及令孩子们目不暇接的舞台呈现和强烈的视听效果,不仅让全剧所要表达的内涵摆脱了坐而论道的说教色彩,也让孩子们在观剧的同时,在潜移默化之中愉快地接受了一场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启蒙和洗

员的音色也具有超强的舞台穿透力。值得一提的是,妈妈的闺蜜谭雅的扮演者沈小岑,曾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以一曲《请到天涯海角来》红遍大江南北。在剧中,她火辣、灵活的表演,轻松自如的歌唱,让这个角色大放异彩。苏菲的3位父亲,均演出了各自的角色特点,但也许是女人们太抢戏了,他们的表现稍显保守。剧中,其他演员的表演也有小惊喜,特别是他们的舞蹈,热情洋溢、幽默风趣。

坦率讲,笔者也曾一度认为《妈妈咪呀!》的故事并不适合中国观众的口味。一个女人曾经有3个情人,女人未婚有了女儿,女人不知道女儿的爸爸是谁,女儿为找生父邀请3个爸爸来参加自己的婚礼……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很可能会被视为一个有悖常理的故事,可在西方,却被演绎成一个爱与艺术的作品。

的确,在观演中,当谭雅与唐娜小店的伙计调情时,包括大跳热舞等一些暗示性的表演,这些在国外舞台上司空见惯的艺术表现手法,都似乎不太合乎中国人的审美习惯,总有观众发出不理解的啧啧之声。

而为了将这部西方歌剧成功中国化,让这个有“爱”的故事能被中国观众接受,在中文版的核心团队中,每人都持有一本厚厚的制作手册,所有人必须遵照手册中的规定一一落实。来自英国原版《妈妈咪呀!》的数位主创人员分别担任不同部门的“一把手”,负责监督翻译、舞蹈、舞美、音响等各个环节,中方团队则对不同部门配以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honey”,翻译组曾经翻译成“亲爱的”“甜心”,经过反复修改后,决定还是直接唱“Honey”更好。为了将“中国化”进行到底,谭雅还在剧中开了京腔,用儿化音跟观众套近乎。一些时下蹿红的“伤不起”等网络语言,也在该剧台词中频繁使用。

一晚上,台上歌声、乐声不断,台下掌声、笑声不断,中文版《妈妈咪呀!》演得欢乐、幸福。正如剧中歌里所唱:有一个梦/想给你听/越过时光/陪我远行/给我新的憧憬/让愿望实现/带我走向未来/不管多遥远……

年轻的副手,边执行具体工作边学习。如《妈妈咪呀!》中,阿巴乐队的22首歌词翻译成中文的工作均由英文翻译专家来完成,将歌词翻译成中文后,还得再次翻译成英文,并由英方把关,评判歌词是否翻译得恰当。如在歌曲《Honey,honey》中,苏菲向爱人唱出“Honey